

海

儀禮正義卷三十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

鼎五羊豕魚膾鮮獸各一鼎也

用少牢也如初

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要節而踊言葬日

如大斂奠時 注云鼎五羊豕魚膾鮮獸各一鼎也

胖云云知之李氏云少牢饋食禮五鼎也者據下其實羊左

士葬奠加鮮獸而無膚聘禮致殮眾介少牢鄭謂去膚而

有腸胃云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者敖

氏云少牢五鼎大夫之禮士奠乃用之者喪大事也而葬

為尤重故於此奠特許攝用之明非常禮方氏苞云遣奠

得用少牢猶冠禮之用齋弁昏禮之用墨車也今案遣奠

於葬日設之故又名葬奠自大斂奠用三鼎至祖奠皆如

之此獨用五鼎故云盛葬奠也士有攝盛之禮詳士冠禮

云如初如大斂奠時者謂陳於門外北上而奠脯醢而巳

遣奠無黍稷者襍記載糗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巳

鄭注遣奠本無黍稷孔疏遣奠不用黍稷而用牲體是脯

義禮正義卷三十既夕二

醴之其實羊左胖反吉祭也言左胖疏正義曰敖氏云實

言之。注體毛本誤禮校勘記云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俱

作體。云反吉祭也者少牢饋食禮云司馬升羊右胖又

云司士升豕右胖是吉祭上右此用左故云反吉祭也云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者案特牲記云正脊二骨長脅二

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此用豕解之法解為七體去右不

用則為四體每體骨相連故知言左胖為體不殊骨也詳

下豕亦如髀不升周貴肩賤髀疏正義曰李氏云豚皆合

之豚解下髀不升古文髀作髀疏正義曰李氏云豚皆合

髀不升合升者并髀升之吳氏紘云自小斂奠至祖奠皆

用豚是升小牲豚解合升不去髀此羊豕大牲升其胖雖豚

解亦去髀以其成牲腸五胃五之也疏正義曰三胃三此用五故

也。注詳士昏禮。腸五胃五之也疏正義曰三胃三此用五故

云亦盛之也敖氏云此離肺疏正義曰離肺舉肺也敖

雖盛之亦變於吉也離肺疏正義曰離肺舉肺也敖

勘記云注挫下釋文集釋俱有也字今案嚴本無又挫譌

挫黃氏不烈云張氏淳所見嚴本作挫挫有二點者誤。離

肺亦如之豚解無腸胃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離

特牲記詳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離

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無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溷集釋作

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溷集釋作

豕是大牲矣而解之亦用解豚之法故云豚解也詳上篇

小斂陳一鼎于門外下云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敖氏云凡俎實

肩兼臂臠言肫兼骼并脊與脅四體而已矣凡俎實

用羊豕者其體數同此豕云豚解則羊如之明矣褚氏云

羊言左胖豕亦左胖可知豕言豚解羊亦豚解可知互文

見義豚解解者七體不用右三段所用者左肩臂臠為一

段左肫解解者七體不用右三段所用者左肩臂臠為一

謂豕與羊異非也此雖攝盛用五鼎然豚解而非體解又

以鮮獸代其肩臂臠膊脊各體名二者悉同之禮運腥

士升豕其肩臂臠膊脊各體名二者悉同之禮運腥

其俎注以爲豚解熟其殺注以爲體解而云體其犬豕

牛羊則豚解體解之法牛羊亦皆有之敖褚之說確矣云

無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禮記少儀文彼經作罔注云周

指豕言之君子不食溷腴禮記少儀文彼經作罔注云周

禮罔作參謂犬豕之屬會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孔疏

猪犬亦會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但會他處碎其腴

腴謂腸魚膾鮮獸皆如初疏而無膚者豕豕腴豚解略之

胃也。魚膾鮮獸皆如初疏而無膚者豕豕腴豚解略之

義禮正義卷三十一

之有五齋七醢七菹三鶩注以脾析為齋云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齋全物若牒為菹又云齋菹之稱菜肉通

籩棗糗栗脯 糗以豆 **疏** 正義曰注云糗以豆糗粉餈者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餈餅之日齋糗者

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餈餅之日齋糗者相足今案互相足者謂餈齋二者皆以豆糗粉之使不相

黏著而經於餈言糗於齋言粉是互言之以豆糗粉之使不相

經但云糗則有餈而無齋矣故鄭直云以豆糗粉餈也李

氏云粉稻米黍米合蒸之以為餈擣熬大豆為糗以粉之

籩人謂之糗餈此不言餈省文王氏士讓云四豆俱用周

禮饋會之豆而四籩則於饋會之籩取其二於加籩之實

取其一於羞籩之實取 **醴酒** 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北

其一所謂放而不致也 **醴酒** 人之南方當前北上也

疏 正義曰案下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北上也

褚氏云敖謂亦饌于東堂下南齊于坵則饌處反在北

處反在北逆矣惟奠于堂上者乃饌于東堂下也今案祖

奠與遺奠饌之在主人之南當前北上也

東當前束奠處同則饌處亦同敖異於鄭褚駁之是也賈

疏云北上者蓋醴酒在北次 **陳器** 明器也夜 **疏** 正義曰注

南饌四豆南饌四籩也 **陳器** 明器也夜 **疏** 正義曰注

案賈疏云本作夜斂適似寫誤是賈所見本作適斂矣嚴

本作夜不誤今從之 **陳器** 明器也夜 **疏** 正義曰注

也云夜斂藏之者以葬前一日已陳明器 **滅燎執燭俠輅**

矣因夜斂藏之故於厥明復陳之也 **滅燎執燭俠輅**

北面 葬奠也 **疏** 正義曰前云宵為燎今明矣故滅燎而猶

勘記云嚴徐集釋俱作燭通解作照也 **滅燎執燭俠輅**

俠輅車之嚴徐集釋俱作燭通解作照也 **滅燎執燭俠輅**

筓云注謂燭徹與葬奠只說得輅東之燭蓋祖奠之徹與

葬奠之設俱在輅東燭之其徹者之改設于西北則在輅

在西誤矣故江氏易之但據下云徹者入設于西北則注

所云燭徹者自謂輅其徹而設 **賓入者拜之** 明自啟至此

于西北注仍兼輅東輅西言也 **賓入者拜之** 明自啟至此

疏 正義曰賓入者為葬來也李氏云拜賓於內位蔡氏德

主人無出禮者釋所以拜於內之故蓋既啟殯則見尸

不可稍離也或以啟後君贈則出賓賻則出訾注不知為

義豐正義卷二十一 三十一 四

君命賓賻而此無出乃禮之不得已者前注徹者入丈夫踊設

于西北婦人踊主人踊其升也亦既盥乃入由重東而

樞車西北亦疏正義曰注亦猶序西南猶嚴毛本作由校

猶序西南疏勘記云閱監葛本通用曰即由字之誤今案

陳本通解俱作日案由猶古字通用曰即由字之誤今案

作猶較顯陳鳳梧本亦作猶○此將設遺奠先徹祖奠也

云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者謂此徹者之入亦猶奠

于堂室者之升自阼階時也上篇徹小斂奠大斂奠徹者

皆盥于門外乃入故知此亦然也云入由重東而主人踊

猶其升也者此奠在堂下固無升降但丈夫婦人之踊略

徹升階降階之節故注云猶也詳上篇大斂奠節末云自

重北面而徹設於樞車西北者此當作一句讀謂自重

北面而徹設於樞車東徹者由東而西改設之重北

亦謂明器北云亦猶序西南者謂亦如小斂大斂朔月徹

奠之改設序西南也詳上篇陳小斂奠饌于東堂下徹

者東由樞車北東疏正義曰注云由樞車北東適葬奠之

通葬奠之饌疏饌者以徹者設於樞車西北而云徹

者東由樞車北東疏饌者以徹者設於樞車西北而云徹

者東是由樞車北而東矣若由樞車南則徹者須先南行

乃得轉而東不得徑云徹者東也知適葬奠之饌者以將

設葬奠故適所饌處以待事此與上篇鼎入陳舉入陳之也

徹小斂奠改設序西南訖乃適饌同義鼎入陳舉入陳之也

東北西面疏正義曰注云舉入陳之也者謂舉者自門外

北上如初疏舉以入陳之也云陳之蓋於重東北者上篇

小大斂奠皆設于阼階前此遣奠設于庭饌在主人之

南當前輅則鼎之設當近重而遠階故云重東北以無正

文故云蓋也云西面北上如初者謂五鼎皆西面而以無

為上如大斂奠也必知如大斂奠者以小斂止一鼎無北

上之乃奠豆南上精籩贏醢南北上精籩籩贏醢南疏正義

文也乃奠豆南上精籩贏醢南北上精籩籩贏醢南疏正義

奠設遣奠也設遣奠不言布席者以設之與祖奠同處即

仍祖奠之席可知精屈也義詳上篇王氏士讓云四豆先

饌脾析於西南次北脾醢醢醢東葵菹菹南羶醢是謂

豆南上精其設之形四方也四籩則於羶醢之南先設棗

棗南糗粩東栗栗北脯是謂籩北上精亦因精而得方也

吳氏疑義云四豆二列西列從南而北東列由北而南四

籩二列西列由北而南東列由南而北皆所謂精也注

云籩贏醢南辟醴酒也者謂籩之設在豆南乃不自脾析

義禮正義卷三十一 既夕三

南為始而自羸醢南為始者以醴酒將

設于脾析南故棗避之而在羸醢南也

特鮮獸 成猶併也不特者魚在羊

羊與豕併魚與膾併二列皆南上也

勤記云嚴徐陳閔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膾

籩之北若精則於脯北設羊次北豕豕東

北屈而南矣今於脯北設羊次北豕豕東

膾是魚在羊東膾在豕東二者皆從南為

南是不精也俎仍有鮮獸一俎無偶故經

之俎各二以併仍有鮮獸一俎無偶故經

鮮獸特於豕北吳氏疑義謂特於膾北今

實膾特于俎北例之則當在豕膾二俎之

為俎者胡氏承琪云特者對成言之

經當作特不當作俎故鄭從今文

也豆在正北酒在正南也教氏云醴在棗

于豆南而以北為

是統於豆也

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亦以往來為節

奠由重北西

奠由重

南東

下疑有脫文蓋鄭於徹遷祖奠注云徹者

又徹祖奠注云自重北西面俱是言其面向

注有脫誤餘詳上篇大斂奠節末○李氏云檀弓曰會子

右葬日陳大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

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

反變於恆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舛者

樹於道**疏**正義曰自此至徹者出踊如初言重出及車馬

又不可畱於廟中故於柩之將行出之於外注云還重
 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
 者禘記曰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孔疏謂埋
 於祖廟門外之東也重有主道古者虞而作主故既虞埋
 之但士有三虞禘記言既虞而埋則必俟虞祭畢乃埋之
 中有數日故須守視也上篇言甸人置重于中庭此言甸
 人抗重則還重及埋重之事皆甸人為之也詩大侯既抗
 毛傳抗舉也此抗重與彼抗侯義同故均訓舉也云出自
 道出從門中央也此抗重與彼抗侯義同故均訓舉也云自
 案恆出入則在闈東闈西此從門中央是變於恆出入也
 闈為門之中央短木有事亦可去詳士冠禮云道左主人
 位者道左即門東主人出門接賓之位恆在此重有主道
 故於此倚之賈疏云道左倚之者當倚於門東北壁禘記
 孔疏亦云祖廟門外之東也賈疏又云鄭云今時以下者
 引漢法證重倚

面而俟南上

南上便其行也行者

乘車在前道稟序從

薦畢乃出車各從其馬每車二馬馬前車後至門外始駕
 馬則自廟中出門皆人挽也前薦車時蓋亦人挽之云西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面

面而俟南上南上便其行也行者
 乘車在前道稟序從疏正義曰此即禘記疏
 薦畢乃出車各從其馬每車二馬馬前車後至門外始駕
 馬則自廟中出門皆人挽也前薦車時蓋亦人挽之云西

面則在門外之東方也俟者教氏謂俟器出而從之是也
 方氏苞云朝祖時柩車入廟中闈與下檻已脫去矣故重
 與車馬得由中道出也今案前君贈主人迎賓云先入門
 右賓賻云主人出門左則闈畢事似仍設之至重出又去
 之也注云南上便其行也者教氏謂將行以近外者為
 先是也蓋廟南鄉車在門外西面則北為內南為外經云
 南上則乘車在南於道先行為便故注又云行者乘車在前
 也云道稟序從者謂道車次乘車後稟車又次道車後也

徹者入踊如初

徹巾苞牲取下體

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

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土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膊後脛折
 取脛亦得俎釋三个禘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
 正義曰徹者入徹遣奠而苞之也苞見前教氏云徹巾即
 苞牲是即於席前為之也盛氏云踊如初謂徹祖奠即
 注云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義本禘記云取徹祖奠
 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者脛骨謂牲之前後四足此苞
 牲以送入壙有行道故取之以象行也賈疏云少牢載俎
 云肩臂膊脛骨在兩端又云肩在上下以此言之則肩臂
 在俎上端為俎實之始膊脛在俎下端為俎實之終是為
 俎實之終始也教氏云取下體為其皮骨多差可以久也

儀禮正義卷三十一
郝氏敬云體取下近足脛者小納壙中便也今案二說亦有理存之云士苞三個者士苞二每苞各三個也檀弓曰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鄭注言車多少各遣奠牲體之數也禘記曰遣車視牢具鄭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亦太牢包七個大夫亦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個諸侯亦太牢包七個大夫亦太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據此注則士無遣車所包牲體持以如墓而已云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脛亦得俎釋脊從便也俎上脛正也其餘取脊則釋脊取脊則釋脊從便也俎上脛正也其餘臑此之外或脊或脊科畱其一則每俎各釋三個矣賈因前賈疏謂羊俎有二段豕俎有四段相通為俎釋三個其說固非褚謂或取脊或取脊又與經言取下體不合教氏云折取下體則是每牲之俎猶有四段也此不取俎釋三個之義與祭禮之歸尸俎者異也其說似勝於注然則每苞三個者謂臂也臑也臑也所謂下體也注言折者前此豕豚解分為七體用左胖四體未折也至此乃折取而苞之如前脛折取臂臑仍有四段也禘記曰或問於曾子曰夫既敖云每牲之俎猶有四段也

遣而包其餘猶既會而裹其餘與君子既會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注云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鄭引此二語見苞牲為賓客父母之事也○李氏引呂大臨說謂遣車即上所薦之乘車道車橐車又謂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為殺而埋之案周禮巾車大喪飾遣車一曰轡車案轡車見冢人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轡車案轡車見冢人據鄭云使人舉之如墓則非駕馬之車明矣校人及葬埋人廡馬亦如之注云廡馬遣車之芻靈謂束草為馬也又圍捧之則非真馬可知安從殺之乎是二說皆非也
不以魚
膾非正也疏苞義曰上云苞牲取下體而復云不以魚膾明性也疏苞義惟用牛羊也牛羊正牲魚膾非正牲故不用言膾則鮮獸行器在道之次疏行器見器已出廟而亦不用可知矣行器在道之次疏行器見器已出廟而行故注云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也方氏苞云特言行器以著器與車之先後又以見器皆人持以行而不以車載也
茵苞器序從
如其陳疏正義曰李氏云舉茵以兼筓籥無器義禮正義卷三十一既夕二

謂用器以下盛氏云云行器與下為目也此乃詳言其
行之次陳器之時抗席抗木皆在茵下茵行則其下皆行
矣折設於抗木之前則行亦在前可知今案上注雖止言
明器而折抗等亦在內以統言之皆器也經不言他物而
獨舉茵苞器三者李氏之釋精矣注云如其陳車從器
之先後者謂經先陳者行亦在先以次相從也
疏正義曰車即所薦之車也車從器而行則次
於器後矣郝氏敬云車在器後近極前也
徹者出踊
如初於是席中當**疏**正義曰此與上徹者入踊如初俱詳
徹之而不改設者以既苞牲至壙故也然則敖氏謂徹者
亦設于西北乃出非矣注言此者見其他皆已行也

右將葬重出車馬苞器以次先行鄉壙

主人之史請讀贈執筭從極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

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史北面請既而與

之前讀書釋筭燭在右南面**疏**正義曰自此至滅燭出言
炤書便也古文筭皆為筭

及下釋筭與筭唐石經俱作筭嚴本陳鳳梧本經注亦俱
作筭毛本俱作算說文筭長六寸所以計數者算數也段
氏注云漢志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
成六觚為一握此謂筭籌與算數字各用計之所謂算也
又云筭為算之器算為筭之用二字音同而義別今案此
經筭字謂筭籌作筭是也又極東毛本誤作極車○釋官
云主人之史士私臣掌文書者敖氏云贈即書於方者也
贈禮賓為之也故主人之史讀之不命毋哭嫌若併止主
人主婦然也吳氏廷華云讀之聞于外者主人亦宜知之
也執筭者史之貳也哭者相止也自相戒止也以史方有
事於外者不擾之主人主婦痛極不能自止但不踊耳今
案執筭從從史也極東當前東西面謂史與執筭者也
注云史北面請既而與執筭面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
者謂請時北面讀書釋筭則面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
也時主人亦在極東故知史與執筭者既請乃轉而面
於主人之前讀之釋之也云燭在右南面炤書便也者敖
氏云右史右也執燭者在右則執筭者在左也是燭與史
取近而又南面炤之故云便也云古文筭皆為筭者胡氏
承琪云筭乃策字之別顏氏家訓云簡策字竹下施束末
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易釋文云策本
義豐正義

作策是也筭本計數之物若作策嫌與書遣於策之策混故鄭從今文不從古文也案檀弓讀贈會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陳氏澣云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是讀贈為周禮也又禘記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鄭注嫌與士異記之也亦引上苞牲取下體及此請讀贈為證然則大夫之喪包奠讀書其儀節固與士讀書釋筭則坐必釋筭者疏正義曰讀書二字為同矣讀書釋筭則坐榮其多疏正義曰讀書二字為同矣書者上注謂奠賻贈亦書於方故言書知史併讀之也釋筭則坐言則者謂釋筭乃坐明讀書不坐也筭在於地坐釋之為便鄉射大射凡釋獲者皆言坐是其證姜氏兆錫乃連讀之謂讀書亦坐誤矣讀之而又釋筭以計其數者蓋欲見賻奠賻贈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也卒已之多而以為榮也

疏正義曰注毛本已下有也校勘記云嚴徐集釋楊氏俱無○敖氏云卒謂讀之畢也言逆出亦見執筭者在史南今案入則史先而執筭者從出則公史自西方東面命執筭者先而史執書從之故云逆也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

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疏正義曰西方東面賓位也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輅疏李氏云公史尊故命毋哭而主人主婦皆不哭其餘可知矣敖氏云遣即書於策者也此主人之物故公史為讀之柩將行而讀贈與遣者若欲神一知之然方氏苞云遣物附棺必誠必信主人主婦亦必傾耳聽之於心始安故俟讀畢而後命之哭也出者公史出也○注輅嚴本作路集釋楊氏陳鳳梧本毛本俱作輅案作輅是也云公史君之典禮書者賈疏云周禮大史小史皆掌禮則諸侯史亦然釋官云周禮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讀誄此讀者宜亦小史據此則士之喪有公臣來共其事明矣史獨言公者因上有主人之史故言公以別之其餘不言公者可知賈疏不能由此推之于諸篇官制多有窒礙者矣云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者褚氏云職喪凡公有司之所供職喪令之趨其事令之是奉君命而令之故注云君使史來讀之也蓋遣物多寡皆禮制所繫君使史讀之以示恩禮而僭忒亦無由生矣故云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盛氏云讀贈釋算讀遣不釋筭者賻是賓物不出於一人故須一一記之以多為榮遣是主人之物則但告數而已人子之心不自見其多也敖謂讀遣亦釋筭非云燭俠輅者前

傳禮正義卷三十
滅燎執燭俠輅鄭復言此者以見今所滅之燭即俠輅之
燭上讀書釋筭畢言滅燭者輅東之燭此讀遣畢又言滅
之燭則輅西

右讀贈讀遣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
者執披者知之士執疏正義曰自此至杖乃行言柩車發
披八人今文無以疏行及在道君贈之事經文當以商
祝執功布以御柩為句執披又為一句前云設披設而未
執也此柩將行乃執之周禮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敖氏
云此見執披之節也不言引者披後於引言執披則引可
知其說是也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
布為抑揚左右之節者賈疏云道有低謂下坂時道有仰
謂上坂時傾虧謂道之兩邊車轍有高下又云道有低則
抑下其布使知下坂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知上坂左右
者謂左右其布使知道之有傾虧也詳前設披下李氏云
喪大記曰君葬御棺用羽葆大夫葬御棺用茅士葬比出
宮御棺用功布周禮喪祝及葬御匱出宮乃代鄉師大喪

及葬執燭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功布士以上蓋通有之
御柩天子以燭君以羽葆大夫以茅士賤無御柩之物故
在宮以功布拂柩而出宮因以御柩呂氏坤云三禮圖引
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
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以此考之則
功布啟殯時執之以拂拭出葬時竿揭之以指麾是也褚
氏云功布御柩惟士制耳出宮而止至壙無矣孔疏謂士卑御
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孔疏謂士卑御
柩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此褚說所本也然據此注
云道有低仰傾虧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則功布正是道
中所用何得云出路便否儀禮經文不言在路與出宮異
喪大記但言比出宮用功布亦未明言出宮而止則彼注
未可據矣云使引者執披者知之者引在前執披在兩旁
謂以布為節使知道有低仰傾虧而備之也喪祝掌大喪
勸防之事鄭注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即其
義也此注雖有執披之文仍是解功布御柩之義非解經
執披二字也賈疏乃以御柩執披連讀誤矣注又云士執
披者八人方是解經執披句下記云執披者八人合兩
旁則八人也云今文無以者胡氏承琪云周禮鄉師注引
禮記曰匠人執翻以御匱此注從古文有以者取其文備

義禮正義卷三十 既夕二

主人袒乃行踊無筭

袒為行變也乃行謂極車行也凡從極者先後左右如遷於祖之序

正義曰注云袒為行變也者言為極行變也云乃行謂極車行也者鄭恐疑行為主人行故明之極車行則主人亦行可知云凡從極者先後左右如遷於祖之序也詳前重先奠從下出

宮踊襲

次哀疏正義曰極車出宮也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還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鄭注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

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李氏云哀次謂此出宮踊時也敖氏云出宮而踊哀親之遂離其室也行路不宣袒故於此而襲今案鄭氏貫通羣經故以哀次為解敖謂

哀親之離室亦通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邦門城門也贈送也疏正義

曰敖氏云極至此公乃贈亦異於臣也方氏苞云親賓贈于家君則至于邦門者使國人榮之釋官云宰夫詳大射儀周禮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又云葬而贈贈此諸侯禮亦宰夫掌之故使宰夫今案天子宰夫下大夫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宰夫亦士也玄纁束詳前注云邦門城

門也者賈疏以為國城北門據檀弓葬於北方言也贈送詳前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

賓由右致命

也當時止極車

疏正義曰主人去杖不哭

同經但云左右而注知為極車前轂之左右也與前君贈略使人贈時賓當前轂致命故知也蔡氏德晉云由者由之以至極車之前賓由右者以升實幣當在右取其便也賓由右故主人由左也案是時極車北鄉左則在右右則在東以君贈賓北面致命推之此致命當南面不言者省主

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柩中疏正義曰前君贈時主人

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極車後哭拜稽顙成踊此不成

踊者以在塗禮殺也賓升而復言降則事畢也乃行亦謂

通典集釋敖氏俱作授今案作授是也毛本亦作授云

升極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柩中若親授之然者褚氏

之奠不入壙此玄纁入壙故奠於蓋以示意若親授之然也云復位反柩車後者主人從柩而行本在車後因聽命至前今拜送賓訖仍反柩車後之位而杖也○紉解云初喪君既祔之矣又或視其大斂矣既則贈之至柩行又贈之于士如此則大夫以上又加厚焉可知此即體羣臣之實也

右柩車發行及君使贈之儀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

統於壙疏正義曰自此至踊襲如初言至壙空柩藏

器之事○鄭注周禮方相氏云壙穿地中也廣雅藏謂之壙列子釋文壙墓穴也敖氏云西北上以面行北端為上謂苞管而下也亦精之郝氏敬云陳送葬之明器于墓道左右方氏苞云敖氏以西北上為句非也器藏于柩之兩旁必東西分陳而夾羨道入壙乃便今案注云統於壙是釋經北上二字謂壙在北陳器以北為上是統於壙則注固以北上為句矣方說是也李氏云周禮方相氏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啟方良茵先入菑也元士則葬疏正義曰注云當藉柩也者前加茵用疏用輿軸加茵焉布注云茵所以藉棺者以其為棺之藉

則在棺下故須先入壙而後下棺於其上云元士則葬用輿軸加茵焉者賈疏云元士謂天子之士葬時先以輿軸由羨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中今案輿軸之制無考賈疏以天子諸侯葬皆用輿推之又謂諸侯之大夫葬不得用輿天子之元士尊葬得用輿軸其說皆無據方氏苞儀禮析疑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俱駁之屬引

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疏正義曰前設披下言屬引謂屬於絨耳古文屬為燭引於車而挽之以行此屬引者謂屬引於棺而縣之以窆也敖氏云此屬之為將窆也其用異矣猶以引名之者見其索不易也注云於是說載

除飾更屬引於絨耳者謂至壙說去柩車之載除去池紐等飾周禮喪祝及壙說載除飾鄭注除飾便其窆爾敖氏云當先除飾乃說載案此注及記注皆用周官原文也喪大記曰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成鄭注成讀為絨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于柩之絨又樹碑于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柩而下之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絨耳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絨而已今齊人謂棺束為絨繩成或為械案喪大記之咸即此注所云絨耳也喪大記又曰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士葬二綽無碑孔疏無碑者手縣下之然則士

雖無碑而其屬綽於絨耳與大夫同綽即紼亦即此經所謂引也士棺二衽二束李氏云棺束末皆為絨耳吳氏廷

華云絨耳蓋作圈以貫引也云古文屬為燭者胡氏承主

人袒眾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俠羨道疏曰正義

氏云袒為窆變也婦人亦北上皆不哭為有事不可謹諱

也今案喪大記曰君命毋諱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

相止也鼓封謂擊鼓為縱舍之節大夫以下無之哭者相

止也謂哭者自相止檀弓曰國昭子之母夙問於子張曰

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

子西鄉婦人東鄉與此禮合羨道在墓前男子婦人俠之

為位故有西面有東面鄭注檀弓亦云然賈疏羨道謂入

壙道上無負土為羨道天子曰隧塗上有負土為隧周禮

冢人及窆以度為丘隧鄭注羨道也彼疏云天子有隧

諸侯以下有羨道隧與羨異而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

通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杜注闕地通路曰隧

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孔疏天子之葬棺重禮大

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

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不得用隧喪大記

注亦云禮惟天子葬有隧然則羨道與隧異禮惟天子闕

地通路則賈以羨道為入壙道非矣方氏苞云壙之南有

塋門門之下為羨道使水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窆下棺也

潦下洩而不滲於壙中也乃窆主人哭踊無算今文窆為

封疏正義曰盛氏云是時眾主人及婦人亦皆哭踊惟言

注云窆下棺也者謂下棺於壙小爾雅下棺謂之窆是

也云今文窆為封者古今文疏義云周禮鄉師及窆執斧

以莅匠師司農注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塋

禮記所謂封者又遂人及窆陳役司農注云窆禮記謂之

封春秋謂之塋皆葬下棺也聲相祀又太僕窆亦如之司

農注略同又云窆讀如慶封祀祭之祀說文穴部曰窆葬

下棺也土部曰塋喪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日中而塋今左

傳作塋小異又曰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段氏玉裁云禮

謂十七篇也許於十七篇從今文作封戴記亦皆作封者

戴記從今文也塋窆俗讀如蓮窆讀方勇反故禮記以封字

塋窆聲窆也聲鄭君於禮記檀弓會子問皆注云封當為

代窆窆字也案鄭君於禮記檀弓會子問皆注云封當為

窆又喪大記注云封周禮作窆蓋戴記於下棺之窆聚土

之封通作封鄭君以其渙澗難明故隨文是正王制庶人

義禮王義卷三十一既夕二

尤詳晰注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丈八尺日制

十合疏正義曰襲為贈而襲也踊如初亦無算也李氏云

五合疏玄纁束蓋公使宰夫所贈者重君物故以送終也

凡行而此贈謂主人以幣贈外者於壙中復反矣故主人於親

亦之疏云即公所贈者蓋見玄纁束三字偶同遂附會之

送之疏云即公所贈者蓋見玄纁束三字偶同遂附會之

耳今案李說蓋本前公使宰夫贈也玄纁束固用之無即但

云贈用制幣則不必定為公贈也玄纁束固用之無即但

賓物已物矣祿記曰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鄭注言失之也亦引此經為證孔疏魯人雖三玄二纁而

用廣尺長幅不復丈入尺則失禮也蓋禮幣皆用制贈親

尤必以禮故云贈用制幣檀弓曰既封主人贈鄭注贈以

幣送外者於壙也則贈為主自贈明矣敖盛說是周禮

天子亦有大喪贊贈玉鄭注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則贈之禮

用制幣玄纁束帛多一帛字注詳聘禮釋幣制玄纁束下

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

也主婦拜賓拜女賓

疏正義曰卒謂贈畢也敖氏云於此拜賓特為之袒重其

主人也禮婦人不袒盛氏云拾踊者主人與婦人與賓更

迭而踊也三者三人各九踊也今案禮記曰公七踊大夫

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閒鄭注婦人居閒者踊

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是也。校勘記云注反位下

嚴徐楊敖俱無也字集釋有案注末楊敖俱有拾更也三

字今案拾更也各本俱在主婦入于室節注末浦氏鏗云

案釋文次第當在主婦入于室下盧氏文昭云拾更當于

此經拾踊初見者注今本乃在後陸氏亦於後始音似失

之有親者不送其葬也云即位反位者賈疏云各反羨道東

面位其男賓在眾主人賓出則拜送相問之賓也凡帛賓

之南女賓在眾婦之南賓出則拜送有相問之賓也凡帛賓

中疏正義曰敖氏云拜送云則明賓有未出者也方氏苞

焉疏云墓無門階而有塋域故亦可言出褚氏云言出則

義豐王義卷三十一 既夕二

注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
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
相見也是賓有此五者經於既窆之後言賓出明是相問
之賓即窆而退也相問在五者之中舉此中者為言則其
他賓出無不**藏器于旁加見**謂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
拜送可知
見矣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疏**正義
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檀弓曰周人牆置鬻以泣遂
入藏凶器鄭注凶器明器也周禮冢人及窆執斧以泣徐
集釋敖氏俱有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卑周殷人棺槨十
五字通解刪今本因之盧氏文昭云宋本有此十五字鍾
本亦有之陸氏為聖周作音則有者是今案椁集解作槨
下同云器用器役器也者以下別言苞筭等故知此器
為用器以下樂器燕器亦在其中鄭隨舉以示人也云見
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槨不復見矣者棺飾即池
紐荒帷之屬以加此于棺外則不見棺槨而但見棺飾故
謂棺飾為見也禮記釋文云見棺衣也云先言藏器乃云
加見者器在見內也者謂先藏器而後加見是器在見內
取近棺也近棺則便於用故又云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

終不自逸也引檀弓者證加見是周制李氏云棺飾在槨
外若牆然其外置鬻後王之制文也今案此中下士無鬻
鄭連引**藏苞筭于旁**於旁者見外也今案此中下士無鬻
之耳

之閒君容祝大**疏**正義曰石經考文提要云苞筭本譌苞
夫容壺士容甌**疏**校勘記云注祝嚴徐要義楊氏俱作祝

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敖氏俱作祝今案祝是陳鳳梧本毛
本亦作祝注云於旁者見外也者此言於旁與上藏

器於旁文同鄭恐人疑為在棺旁故特釋之曰在見外也
襍記曰甕甌筭衡實見聞而后折入鄭注實見聞藏于見

外椁內也方氏苞云上藏器於旁謂棺旁此則見旁也襍
記又云而後折入者據此經藏苞筭等訖即加折也云不

言甕甌饒相次可知者文省云四者兩兩而居者賈疏云謂苞
藏之可知不言者文省云四者兩兩而居者賈疏云謂苞

筭居一旁甕甌居一旁故云兩兩而居也褚氏云見內見
外俱分兩旁藏法宜如是敖氏於器則謂專藏於見內左

旁苞筭則謂專藏於見外右旁故與注異反覺支離今案
褚說是也引喪大記者證椁內棺外有餘地足容器物也

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宜次**疏**正義曰李氏云卻
仰也折抗席皆善

義禮正義 卷三十一 既夕二

傳而正善 卷三十
面鄉下折于陳時則為仰今案折以善面鄉下為正善面
鄉上為反故陳時以善面鄉上則云覆之覆反也此用時
以善面鄉下則云卻之卻對覆而言卻仰也是其正也席
則以善面鄉上為正今鄉下故云覆也敖氏云折云加者
謂在見與苞符之上也抗木不言卻與覆是兩面同矣
注云宐次也者謂宐先加折次加抗席次加抗木也蓋席
之下無折以掩擴則席無所藉而施席之上無抗木則無
以禦土故宐從其次也賈疏分宐與次兩釋之張氏爾岐
遂謂三者之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謝其勤勞疏謂加土於抗
有宐有次非矣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勤勞疏謂加土於抗
木之上而實之也三謂三匠主人於是拜謝其勤勞不俟
工之畢也李氏云襍記曰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
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鄉人助事故于實土拜
之盛氏云實土者三不言封樹文不具也周禮冢人職云
以爵等為巨封之度說者謂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
次降殺以兩其樹則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
槐鄉人謂與主人同鄉里來助葬者大司徒職云四閭為
族使之相葬族師職云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以
相葬埋 卽位踊襲如初 哀親之 疏正義曰上云卽位矣此
是也 在斯 復云卽位者以拜賓拜

鄉人違其位也位乃羨道東之位踊襲如初者謂如上既
窆時拾踊三而襲也哀親之在斯謂哀其在土故踊也李
氏云上拾踊襲後無袒文而言襲疑杜佑曰將踊袒既踊
卽襲敖氏云不言袒文脫耳今案凡踊無不袒者是踊前
有袒明矣敖氏以為文脫或然○案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
奠於墓左鄭注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
禮小宗伯亦云成葬而祭 墓此不言者亦文略耳

右窆柩藏器葬事畢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眾主人堂下東面北上

其所作也反哭者於其祖廟 疏正義曰自此至乃就次言
不於阼階西面而方神位 反哭于廟于殯宮及就次
之事○盧氏文弼云乃反哭入土虞禮注引入下有門字
○乃反哭自壙所反也既窆實土墳未成孝子恐魂靈無
依急迎神歸歸不見親故哭也入廟門也升自西階東
面者主人也眾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統於主人也注云
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者案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
所作也鄭注親所行禮之處李氏云謂廟堂親平日所行
義禮正義 卷三十 既夕二 七

禮處也云反哭者於其祖廟者以下云遂適殯宮知先反
哭於廟也云反哭者於其祖廟者以下云遂適殯宮知先反
方氏苞云揆於廟而後虞於寢也此義亦至明顯顧氏濬作反
故反哭於廟而後虞於寢也此義亦至明顯顧氏濬作反
哭謂二廟者反哭先祖後禰經記無文未可據然則二廟
者亦唯反哭于祖廟而已以樞從祖廟出而虞事不可緩
宜急往殯宮也云不於階西面而升自西階也或曰西
於階西面而升自西階也或曰西
階者未忍遽即主位也至親平日行禮處多在階而升自西
故東面以鄉之冀得見親耳其說似有理竝存之婦人入
丈夫踊升自阼階人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丈嚴徐作大
監本大作丈從監本今案陳鳳梧本亦作丈。主人眾主
人先入廟故見婦人之入而踊言丈夫則眾主人亦皆踊
也升自阼階謂婦人也云辭主人也者以**主婦入于室踊**
主人在西階上故不由西階而由阼階也

出卽位及丈夫拾踊三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出疏正義曰教

氏云惟主婦入于室則餘人先卽位于阼矣入室又弗見
故出而與主人相鄉而哭踊同其哀也今案主人不入室
者以賓將弔也眾婦人亦從主婦哭踊不言者文省也
注云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者亦檀弓文蓋與上反諸其
所作也皆釋此經之義所養鄭云親所饋會之處謂親平
日行饋會禮于室以追養先人也必入室者亦冀或見之
吳氏疑義云主人止于堂主婦先入室而後止于堂男女
內外所以不同也云出卽位堂上面也者以小斂後主
婦等位常在阼階上面故知卽位卽此位也禮經釋例
云此反哭之位主人東面主婦西面與始卒哭位正相反
且主人升自西階婦人升自阼階蓋相變以爲禮也云拾
更也詳前卒袒拜賓拾踊三下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
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
也皇皇然若有所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
疑求而無所得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
又弗見也也矣噉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碎踊盡哀而
止矣鄭注說**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
反哭之義也

義豐王義 卷三十 既夕三

文無疏正義曰檀弓曰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
曰字疏殷已慤吾從周是反哭而弔周制也坊記曰殷人
弔於壙周人弔於家弔於家亦謂反哭而弔也如之何痛
其不見之辭教氏云此弔異於常故為之稽顙○注今文
無曰字毛本作古文無曰字校勘記云嚴徐集釋作今文
無曰與單疏標目合通解與今本同今案陳鳳梧本作古
文無曰今從嚴本云賓弔者眾賓之長也者以眾賓偕
弔而升堂致辭者當是長賓故云眾賓之長也云反而
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故弔之者此釋所以弔之義也檀弓
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弔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是
其文也云弔者北面者以弔賓升堂後無改面之文故知
北面其餘眾賓在堂下者亦北面可知云主人拜於位者
以主人拜不言面鄉則拜於其位仍東面可知云不北面
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者褚氏云始於時主人拜賓
於西階此反而也亦拜賓於西階故注云亦主人位也亦
始於拜賓之位也賈乃援特牲少牢以釋之殊不可曉今
案注云亦主人位者謂北面拜賓東是平日主人之位今
不忍拜於此故仍拜於位東面亦升堂自西階不忍由阼
階之意坊記曰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
鄭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是

其證褚說尚未確云今文無曰字者古今文
疏義云案鄭從古文有曰者亦以其文義備
賓降出主人
送于門外拜稽顙疏正義曰賓降而遂出以主人即適殯
宮也賈疏云此於禭記五賓當相見
之賓教氏云門外廟門外也送賓而稽顙者
以其送葬且從反哭尤勤勞也故重謝之
送適殯宮皆
如啟位拾踊三疏啟位婦人入升堂
親向在殯也今案經云遂適殯宮則反哭于祖廟後即至
寢明矣拾踊三與前同教氏謂此時無賓盛氏云禭記朋
友虞祔而還則此時未嘗無賓矣教始失考注云啟位
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者案啟位與朝夕哭位同
上篇朝夕哭云婦人即位于堂南上與小斂後言婦人阼
階上西面位同即婦人升堂之位也又云主人堂下直東
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即丈夫中庭之位也但朝夕
哭位有賓此皆如啟位云皆則亦兼賓在內可知注不言
者略耳檀弓曰既反哭主人與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
也異門大功疏正義曰上篇殯訖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
亦可以歸外注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

義禮正義卷三十一既夕二
七

亦存焉此云兄弟小功以下也蓋據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言之又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者蓋異門之大功較之同門同財者情猶輕故于此時亦可以歸也若同門大功以上之親則俟卒哭乃歸蓋未殯以前啟殯以後無論大功小功之兄弟咸在既殯則小功之兄弟可以歸至啟殯又來在柩所不離故反哭而歸喪服小記曰總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歸而遇朝夕哭虞卒哭仍來與也其異門之大功注於此始言可以歸則殯訖固未歸矣然則上篇殯訖之兄弟出專指小功疏遠者言此兄弟出眾主人出則兼有大功之親矣歸而必拜送者以其勞也

門哭止闔門主人揖眾主人乃就次

次倚廬也 [疏]正義曰此儀節與上篇殯

訖略同主人揖眾主人乃就次者蓋揖眾主人使各就次而主人乃就次也方氏苞云少息而後虞可更舉也。上篇殯訖主人揖就次注云次謂斬衰倚廬齊衰聖室也此云次倚廬則專指斬衰者言之既虞翦屏柱櫨此時未虞故仍倚廬也李氏云問喪曰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于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右反哭於廟於殯宮出就次於是將舉初虞之奠

矣

猶朝夕哭不奠

是日也以 [疏]正義曰自此至篇末略言葬

不奠者自大斂以後至葬每日皆朝夕哭朝夕奠今葬後仍朝夕哭于殯宮如故但不奠耳敖氏云既葬猶朝夕哭于殯宮以其神靈在此也不奠者為無尸柩也此說是矣乃又以此朝夕哭為指未虞以前而疑檀弓葬日虞之說則誤矣蓋此所謂猶朝夕哭者自葬後至練皆然以喪服斬衰傳文考之自見盛氏亦以敖說為非此檀弓文是日即葬日承上葬日虞言也是日始舉三虞虞喪祭名虞安虞祭而無朝夕奠故云以虞易奠也 [疏]正義曰士之虞祭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彿三祭 [疏]有三故名三虞此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 [疏]有總舉其目并既夕禮至反哭而止虞禮別為一篇故於此總舉其目并卒哭耐祭名目附於篇末也。校勘記云注離下釋文集釋俱有也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無云虞喪祭名者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虞為喪祭也云虞安也詳士虞禮篇首云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彿三祭以安之者檀弓延陵季子葬其子曰

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鄭所本彷徨
 與翱翔同皆遊行無歸之意故孝子為三祭以安之此明
 三虞所由起也檀弓曰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既云日中而虞而又云葬日虞明是朝葬日中而虞可知
 不忍一日離彼注云卒哭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
 弗忍其無所歸是也卒哭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
 哭而疏正義曰注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者士之卒哭在
 已疏虞後而與葬同月禭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
 哭大夫以上異月詳士虞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下云始
 朝夕之閒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者案始於
 主人哭不絕聲至殯後朝一哭夕一哭于殯宮之阼階下
 而自朝至夕自夕至朝其閒哀至則哭非必朝夕喪服傳
 所謂哭晝夜無時也至此祭則止晝夜無時之哭惟朝夕
 哭而已蓋葬後哀稍殺也張氏爾岐云既祭則惟朝夕哭
 不無時哭故名其祭曰卒哭是也敖氏謂卒哭為卒殯宮
 之哭而朝夕哭于其次盛氏謂卒兄弟外兄弟等之哭而
 非卒喪家之哭其明日以其班附班次也附卒哭之明日
 說皆支離未可從明日以其班附祭名附猶屬也祭昭穆
 之次而屬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末五字今本俱脫嚴
 今文班為胖徐集釋俱有與單疏標目合○虞而卒哭

卒哭而耐其祭相連故并及之注云耐猶屬也祭昭穆
 之次而屬之者此釋祭所以名耐之意也耐必以昭穆之
 次昭耐昭穆耐穆有連屬之義故為此祭
 而屬之也餘詳士虞記明日以其班耐下

右略言葬後儀節及祭名

卷三十終

書